


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·第三集·
王保民主编

秘密武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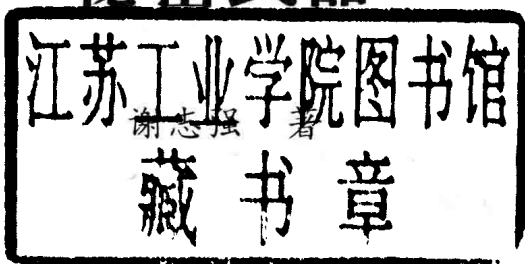
谢志强著



出版社

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

秘密武器

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 02 号

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

秘密武器

谢志强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
(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) 广西教育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5.25 字数:110 千
印数:1—10,000 册

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包晓泉 封面设计:张文昕
总策划:冯 艺

ISBN 7 - 5363 - 1175 - 3/1 · 256

全套定价:46.00 元(共 10 册)

我走进了小小说世界

——代自序

谢志强

我这个人，内心像一匹脱缰的野马，不肯受束缚。曾拜见到过我国最大的内陆河——塔里木河，我赞叹、敬佩。它常常改变河道，在塔克拉玛干那茫茫沙漠，它最活跃。而写小小说至今，渐渐意识到，写小小说正符合我这个人的内心自在——不断探索新的表现领域和表现形式，大概是现实本身不时使我感到犹如荒漠一般的枯燥、无情，我在小小说中觅得新颖、美妙的世界和结构；它几乎与现实达成了一种平衡，虽然小小说犹如沙漠中的海市蜃楼，完全是虚构的产物，然而，我以为它更真实。在表现生活的真实上，它是虚构的真实，而现实则成了真实的虚构，你不时可见现实中美丽背后那

种丑恶、虚假吗？小小说骨子里应是真实。

记得，初始涉足小小说，老爱耍些“欧·亨利式”的意外结局；无疑，这也是一种表现生活的方式，只是，我渐渐觉得，它是一种噱头，一种巧妙的噱头，不免露出雕凿的痕迹，而噱头最终难免乏味。艺术就是不断探寻适合个人性情的创作风格的过程。一个作家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观察现实的视角和表现现实的手段，那就意味着有了艺术个性。这两年，我越发偏爱那类没有大起大落、没有意外结局的小小说了。平平常常才是真。现实中更多的存在是寻常、枯燥、平庸、重复、而荒诞、幽默，甚至悲剧的意味正在其中。那些逐渐展开的小小说里，似乎叙述着不痛不痒、不惊不奇、不显不露的人和事，就似生活一惯存在的那样，但是，它的内部有着怪兽威逼似的紧张，它的深处、背后蕴藏着心灵的危机、惊愕和震颤。与欧·亨利式的小小说相比，前者讲了个显故事（直奔那个目的），后者说了个隐故事（注重叙述过程）。小小说当然包含着一个故事，不过，小小说不仅仅要讲个故事。我偏重后者。小小说要有自然、自在的状态，貌似平淡、平凡、平静的语言背后有一种惊奇、紧张、危机，像要发生什么那样。

其实，往往写小小说，看小小说，已形成一种稳定的模式、套子，而且是习惯性的，超出我们一贯写的看的那种写法，就疑惑地说：那难道是小小说？因此，现在，重要的应是突破以往构思方式、表现手法等习惯思维（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轻巧和便利），将现实的节奏、变幻、实质用一种相应的角度、手法、语言表现出来，改变我们长期形成的创作、阅读习惯和定势，使小小说的天地更加广阔。小小说最能考察一个作家的艺技。在有限的一千字左右的规模内，犹如点穴，造成一种阅读反应，

有限的一千字左右的规模内，犹如点穴，造成一种阅读反应，实在不易。一千字左右造出一个小小的世界，弄得不好，要失之单调、单薄。我总有这种失落感和危机感。因为，我老是达不到预期的境界。小小说难写呀！

不过，我喜欢小小说带来的一种境界，像入禅。想想看，夜幕降临，你关上门，没有干扰、没有闯入、没有应酬，一张简陋的写字台、一支廉价的圆珠笔、一叠空白的隐格稿纸，你那个小小说奇妙的世界像芝麻开门一样缓缓开启了，那语言、情绪、人物，就似融化了的冰雪，活起来、流起来，它进入荒漠，滋润着我，我心里滋生出一片绿洲。你宽厚大度地任凭人物进入小小说这个世界，他们又来自你的心灵。一个虚构但又是真实的世界出现了。你为这种创造激动不已。于是小小说成了你一种生活方式。

目 录

我走进了小小说世界(代自序)	
..... 谢志强(1)	

趁 机	(1)
病 句	(4)
包 装	(7)
另一只皮鞋	(10)
特 技	(12)
秘密武器	(14)
危 机	(16)
门	(19)
未来的新房	(22)
会议现在开始	(25)
永远的孩子	(28)
录像带	(32)
短 会	(35)
玩笑	(38)
人家的丈夫	(41)
再生尾巴的老鼠	(44)

红雨衣	(48)
黄昏之恋	(51)
怀疑对象	(54)
臭豆腐	(57)
撒 谎	(60)
一条草鱼	(63)
诗 人	(66)
一纸之隔	(70)
连锁反应	(73)
永不掉队	(76)
第十二次精简会议的会议	(79)
倒扣的西瓜皮	(82)
平 衡	(85)
足 迹	(86)
请 客	(89)
神龟山	(91)
闲 话	(93)
村民阿财	(94)
盯 梢	(96)
烦 燥	(98)
一个“规律”的诞生	(99)
新疆葡萄干	(102)
感情投资	(106)
关 系	(111)
自行车停放处	(114)
谦 辞	(117)

奖	(118)
一对感情笃深的年轻夫妇	(121)
送 行	(124)
离与合	(127)
牡丹鹦鹉	(130)
爱情温度计	(133)
信	(135)
改日再谈	(138)
鹏程万里	(141)
活广告	(144)
“仙翁”与茅台	(146)
集 资	(148)
报 复	(151)
手 表	(154)

趁 机

翔首先看到了她手里握着的那本杂志，卷作筒状；芳也看看翔手牵着的那个小男孩，信里说六岁，瘦了点。沿江公园仅他们三人，只不过东头有一个售货亭，铝合金结构，银灰色，离仿古亭廊相距一百来米。翔试探着点出芳的姓名。

翔抚抚小男孩的头，催道：叫姆妈。

小男孩眨眨，缩头缩脚，终于说：姆…姆…。蚊虫嚙嗡一样。

芳就过来亲热地牵他的手，他却闪到翔的身后。翔抱歉地说：这孩生怕生，以后会好的。

芳打开小皮挎包，拿出一袋话梅。

翔把他引到身前，说：还不赶快谢姆妈。

男孩忽地上前，取下话梅，又返回原来的位置。

芳笑了。翔指指亭廊旁的已泛黄的草坪，说：“到那边自己去玩吧。”

他俩坐下来，隔着一米，一时无言。终于，翔扶扶眼镜，说：入秋了，天好象凉了许多。

她望望天空，说：是呐。

小男孩过来，说：爸，我要吃雪糕。

翔说：又不是夏天，吃啥雪糕。

芳已掏出钱。小男孩像一只山雀，过去叼了钱就奔去。

翔尴尬地笑笑，说：这孩子，真不懂事体，我又单位里事忙。

芳温和地笑着，说：也屈了你，拖着一个孩子，现在的孩子，都是小皇帝呢。

翔开始谈起家庭境况。不一会儿，小男孩又出现在他身旁，嘴角还粘着雪糕的痕迹。

小男孩说：爸，我要吃巧克力。

对面，芳欲启开小皮包，翔忙掏出一把钞票，元角分揉作一团，其中，一枚分币响响地跌地，滚出去。小男孩追着捡，还到翔手中的一刹那，抽走一张崭新的两元，直奔售货亭。

翔像辩解一样，说：这孩子，人来风，平时很乖呢。

芳笑得用手掩嘴，说：恐怕你也控得过严了。

翔说：该给得都给了，该有的都有了，这孩子。

他俩谈起小男孩。翔说他的母亲是一次意外车祸夺走了生命，有两个年头了。没讲多久小男孩出现了，这回，立在他俩之间，面朝着翔。

翔沉下脸，用眼神暗示他规矩些，说：买了巧克力，慢慢到草坪里玩嘛。

小男孩毫不示弱，说：爸，我吃光了。

翔皱皱眉，说：这么快！

小男孩说：爸，我要泡泡糖。

翔二话没说，掏出钱，敷衍道：喏，这回可要安心了，买了泡泡糖，乖乖地在草坪里玩哦。

小男孩胜利地应了“嗯哪”，奔去。

翔扯到单位的工作，还没展开，他觉得背后有人，又是小

男孩，用手拽他的肘袖。

翔说：你看你……肚里能装多少东西？不消化啦。

小男孩说：爸，我要回家看电视，动画片。

翔转脸威视他，你就不能好好到一边去玩。

芳起身，说：孩子一个人玩也孤单，天也凉，我先走了。

翔送芳到公共汽车站头，看着她乘了“中巴”，消失在街头。站头，只剩父子俩。

翔拉下脸，说：今天，你倒趁机上瘾了！出门之前，我怎么教你的？回家再谈。

小男孩蔫蔫地尾随着翔走起来。

街上开始热闹起来。

病句

听见胡局长的召唤我就迅速地赶到他的办公室。接过文件，他已签了“印发”。前往文印室途中我草草翻了翻是否有改动之处。我驻足。欲折回局长办公室，可我迟疑了片刻，还是径直回了我那办公室。

我犯难了。文件第三页，我原稿写着“条件……欠缺”，胡局长倒改出个“条件……淡化”。明显主谓搭配不当。我呆呆地望着“淡化”，像碰上了个刺儿，难以下手。手中捏着那杆笔虚虚地冲着它挑战式地戳戳，却没有勇气改掉。

以往，我起草文件，总是妥善地留下明显的病句，以供局长在审阅过程中更改，以体现局长的高明。胡局长每逢改出我预先设计（有时制造一个错误也是要搜肠刮肚费一番心机呢）的病句，像工兵起除个地雷那样欣然，批评道：小董，你看，要注意哩！

说归说，草拟文件，我仍千方百计设计若干病句——决不可多。无论再忙，胡局长一定要在文件上有所改动，这几乎成了惯例和默契——我的前任秘书将此秘籍传授于我，我当时感激不尽。倒不是我借此抬高头儿拍个马屁，谁不想和头儿相处的融洽些呢？

现在，我懊悔了。这个文件必须当天发出，起草时，我一门

心思赶辰光，却遗忘了留个“地雷”。胡局长的工作作风一向一锤定音，原则上不得更改。我顾此失彼，等于给自己出了个难题。可是，一个文件是一个单位的面面，一旦发出，其他部门和单位将评头论足，这么明显的病句，我怎能视之任之？

不过，直接找胡局长，岂不是自讨没趣，你高明呀！我看分管政工的黄副局长正在阅报，我过去，说：黄局长，向你请示一个问题。

黄副局长放平报纸，说：坐，坐。

我递上文件，指指那一句——那是一个结构严谨的句群中的一个分句。

他一看，说：“条件……欠缺”，原来这样不是挺顺畅的吗？

我尴尬地说：我也觉得这样来得妥贴些，我主要是从语法角度来看。

他说：什么语法不语法，改过来，顺口，不就得了，那还要请示？小董，你还要放开手脚大胆开展工作呢。

我说：我的意思是，这个文件，胡局长已签发了。

他说：胡局长经手的事，你找他不就得了，乱请示，往往生出些矛盾来。

我没想到事态发展下去将会这么严重。我连忙说：我不是这样考虑，我的出发点……

他又继续阅读报。

我凉了一会儿，就悄然退出，像是摸不着方向了。我索性走进文印室，说：小李，校对稿，我先看一看。

其实，我又多此一举，内部有规定：谁起草的文件由谁校对。小李送来校对稿，我首先将那个“淡化”圈掉，迁入“欠缺”。我觉得事情竟这么简单，仿佛由我一锤定音了。局长一天轮

阅、签发那么多文件，哪会特意重视这个“淡化”呢？

果然如此。文件发出的第二天，我像等待宣判那样，而胡局长那边没有反应。我舒了一口气，提醒道：往后起草文件，你可不能淡化病句了哦。

包 装

结婚三年，你和她仍两地分居。两地相隔一个来钟头的路程，一般，每月相聚一回，大多是你前往她的地方。可是，近几个，你几乎提心吊胆了，一月一回的相聚仿佛履行公务。

其实，一分手，你就想着她。你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前往她那儿，你那颗心犹如行进列车的节奏般地跳动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。

“你穿得这么拉塌，不晓得自己收拾?!”

火还尚燃烧，第一句话，像一盆冰水，劈面泼来，你那热腾腾的情绪顿进化作灰烬。一句话，奠定了难得相处的两天的生活基调。等你拾掇得符合她的审美趣味，俨然脱胎换骨，你拘谨起来，亲吻也成了礼仪，你风度翩翩登上了回程列车。

返回你的单人宿舍，你三下五去二脱去这身“皮”，随手一擦，又恢复了你的散漫。不过，闲暇的时候，你又回味着她的温情，像一盘可口的菜肴，毕竟美妙。再次前往，你光冲着穿衣镜，着意地装饰了一番，像刚从田野里采摘来的鲜嫩的菜蔬，盛进印制精美的包装袋内。

“你照照镜子，跟你碰一碰，像落进乱草丛了，你就连理发的工夫也没有?”

你惊愕地看着她，发愣。你脑子里不止一回虚构着相逢的

欢悦：她飞扑过来，你拥起她，深深地吻。你遵照她指定的发展、发型，以全新的面目回来，你想你这个头简直像通过出口商检一样了。可是，你一直缄默无语，你甚至担心她透过包装看透你骨子里的散漫劲儿。

于是，你很矛盾。回到你那单身宿舍。瞧着放得毫无条理的衣服，仿佛那是刚刚狩猎的一只野兽剥下的一堆皮。只有此刻，你才自在、惬意。不过，你的心目中，这些个杂乱的衣裤、书籍、器皿等等，却有着内在规律，无序中有序，你随手能够拿取所需的物件。

然而，你一旦登上前往她那儿的列车，仿佛她那挑剔的眼光已经开始注视着你，你心里发虚，觉得自己身上存在着无数可供她挑剔的不足，你很迷茫，抱着接受评价、审查的心情望着其它旅客，像在寻找论据。

“我前世没欠你的债，你老是板着副面孔来看我？”她说。

你一进门，就无端的紧张，像预先未接通知的突击性卫生大检查。你看看她，欲言又止。徒然疲倦起来，凭空地欲打哈欠，你随口说：“近来，单位的产品连连遭退货，包装不符合对方的要求，通不过”。

“那你还迟迟不往回调呢，你打算这么牛郎织女地过下呀。”

“有些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成功的。”

“你看你不下劲儿，你以为那样过着挺配你的胃口是不是？”

你愣愣地看她一眼：“你怎么能这么说呢。”

只是，你也几次预演过创造一片欢愉的气氛，你一走进这个家，心头就罩上了一片阴云。你推脱：“单位有要紧业务，我